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
反革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
反革命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本书的正文部分和附录第一篇，系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八卷和第七卷的译文排印；附录第二篇和第三篇，系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的译文排印，只是将其中的一些专名词和引文与全书作了统一。

恩 格 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5 \frac{1}{2}$ · 插页 2 · 字数 120,000

1949年5月第1版 1962年2月第3版

1962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11 定价（四）0.55元

目 录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1—111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1
二 普魯士邦·····	11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1
四 奥地利·····	26
五 維也納起义·····	33
六 柏林起义·····	37
七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42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47
九 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52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議會·····	57
十一 維也納起义·····	61
十二 对維也納的攻击。对維也納的背叛·····	67
十三 普魯士制宪議會。国民議會·····	76
十四 秩序的恢复。議會和議院·····	81
十五 普魯士的胜利·····	87
十六 国民議會和各邦政府·····	92
十七 起义·····	96

十八 小资产阶级.....	101
十九 起义的终结.....	106

附 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 1850年3月	115—126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127—148
弗·恩格斯。马克思与“新莱茵报”(1848—1849年).....	149—159
注释.....	161—171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¹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議員、民政委員、軍事委員、地方长官、法官、將軍、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異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們在那里又組織起新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異国的”〕^① 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像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

^① 直譯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瑣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

重洋來觀察這種運動、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詳細細節的英國人或英國人來說有什麼意義呢，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呢？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永遠不會相信，十個人^①（他們大多數都是庸才，既不能為大善也不能作大惡）能在三個月之內毀壞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口的民族，除非這三千六百萬辨認方向的能力和這十個人同樣缺乏。問題正在於這三千六百萬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麼突然就能自己決定走什麼道路，而後來他們又怎麼迷了路而讓他們從前的領袖暫時回到了領導地位。

因此，如果我們要向“論壇報”²的讀者說明1848年德國革命所以必然發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暫時遭到鎮壓的原因，我們就無需敘述德國發生這些事件的全部歷史。將來的變遷和後代的評論會判定，在這一堆雜亂的、看來是偶然的、互不連貫而又矛盾的事實中，哪一部分將構成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解決這一任務的時候尚未到來。我們現在只限於在可能範圍內加以論述，而如果我們能根據確鑿的事實找出合理的原因來說明運動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轉折，使我們能夠確定下一次、也許不遠的將來就會出現的爆發將指示給德國人民的方向，那我們也就滿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發時德國處於怎樣一種狀況呢？

在德國，作為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礎的人民中的各個階級的構成比任何別的国家都更為複雜。在英國和法國，集中在大城市，特別是集中在首都的強大富裕的資產階級，已經完全消滅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英國那樣，已經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殘余，而德國的封建貴族卻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舊日的特權。封建

① 即法國臨時政府的成員。——編者注

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

但德國的資產階級由於人數少，尤其是由於不集中，沒有能夠獲得這種權力。可是，自從1815年以來，德國資產階級的財富不斷增加，而且隨着財富的增加，他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斷增長。各邦政府雖不願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慮一下資產階級的最直接的物質利益。我們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指出，各小邦憲法中給予資產階級的每一點政治勢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的政治反動時期雖然都又被奪去，但資產階級卻得到了更實際的利益作為補償。資產階級每次政治上的失敗，總是伴隨着一大貿易立法上的勝利。當然，1818年普魯士的保護關稅條例以及關稅同盟的建立⁴給德國工商業者的好處要比在某一小公國的議會中對內閣閣員們表示不信任的那種不大可靠的權利大得多，他們在議會中的投票，只能使閣員們發笑而已。這樣，隨着財富的不斷增多和貿易的不斷擴展，資產階級很快就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發現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長的需要由於本國政治制度的妨礙而得不到滿足，如國家被三十六個意圖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壓迫束縛着農業和與之相聯系的商業；愚昧而專橫的官僚統治對資產階級的一切事務都嚴加監視。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大與鞏固，交通的蒸汽化，國內市場上競爭的增長，使各邦各省的商業階級互相接近，使它們的利益一致起來，力量集中起來了。這一情況的自然結果，就是他們全都轉入自由主義反對派的營壘中去，德國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權力的第一次嚴重鬥爭獲得了勝利。這個變化可以說是從1840年開始的，從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取得對德國資產階級運動的領導的時候開始的。我們以後還要談到1840—1847年的這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運動。

國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屬於貴族，也不屬於資產階級的，他們包

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依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

个階級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國工人階級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階級落后，正像德國資產階級比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僕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階級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資產階級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資產階級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階級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純粹无产階級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間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階級再也不会被虛幻的希望和永不兌現的諾言所欺騙了；那时，十九世紀的重大問題——无产階級消灭的問題，終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國，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現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們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紀的遺迹。就像棉紡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縫这些小业主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現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順的裁縫幫工或木匠学徒，後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別。这种普遍缺乏現代生活条件、缺乏現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現代思想的現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剛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紀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現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許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們的知識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階級解放的思想更加

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①的工人起义⁵。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 Groß- 和 Mittelbauern [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

^① 即捷克。——编者注

命對他們每個階級都有利，因此可以預料，一旦運動全面展開，他們就會一個跟着一個參加進來。但同時，農村居民由於分散於廣大地區，由於極難達到大多數意見的一致，所以他們永遠不能勝利地從事獨立的運動，這一點也同樣是十分明顯而為各個現代國家的歷史所證實了的。他們需要更集中、更開化、更活動的城市居民的引導和推動。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階級的概述，已經足以說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協調和顯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當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異地互相錯綜起來的利益發生劇烈衝突的時候，當各區各省的這些互相衝突的利益以各種不同的比例混合起來的時候，尤其重要的是，當德國沒有倫敦或巴黎那樣一個大的中心的時候（這種城市的各項權威性的決定，可以避免每一個地區每一次都要用鬥爭來重新解決同一的爭論），除了鬥爭被分解成許多不相聯繫的格鬥，因而耗費大量的鮮血、精力和資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決定意義的結果而外，還能希望得到什麼呢？

德國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個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樣要用組成這個國家、但在每個地方又各有特點的各種成分的混亂與複雜來解釋。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會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了。不錯，德意志聯邦曾宣稱是永遠不可分割的，但聯邦和它的代表機關聯邦議會⁶，却從來沒有代表過德國的統一。德國中央集權所達到的最高點，是關稅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帶的各邦也曾經因此不得不組成它們自己的關稅組織⁷，而奧地利卻仍然關起門來實行它自己單獨的寓禁關稅。這樣，德國可以滿意了，因為它為了自己的實際目的現在僅僅分成三個獨立的大國，而不是三十

六个邦。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普魯士邦

德国中等階級或資產階級的政治运动，可以說是从 1840 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經有許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資本和工业的階級已經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繼續消极忍耐了。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們，都相繼向自己的臣民恩賜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魯士的霸权，或对抗他們自己邦内貴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維也納會議⁸而統一在他們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結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對他們自己是毫不危險的，因为，如果联邦議會——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傀儡——要侵犯他們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們知道，在反抗議会的命令时輿論和本邦議會会作他們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議会的势力太大时，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議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巴登或汉諾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爭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資產階級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議會中的瑣碎的爭端，一般是不加过問的，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沒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沒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議會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師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凱尔、勒麦、約丹、施梯維、艾森曼

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⁹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¹⁰。后来他们会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¹¹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